

第六回 全友誼太守棄官 避奸鋒英雄遇舊

卻說邵卞嘉行了十餘日，已到山東地方。此處漸有水路，免得車馬之勞。不半月間，已到淮安府。這知府姓樂，名為菁，字與人，王戎會魁，福建建寧人，是卞嘉八拜的盟兄。是日拜客回來，轎從吊橋上過，往下一看，見船頭上好像邵盟弟，即差人去問：「那船可是集賢村邵相公麼？」卞嘉也正看見橋上轎內是樂與人。要走入艙內避他，他已差人來問，只得答應道是。差人忙去回復。樂知府便回轎到船上來拜。卞嘉率十州相迎，到艙中坐下。即問卞嘉何故合家遠來。卞嘉因外邊耳目眾多，移椅促膝，低低將李虛齋一番詳述一遍。樂府搖首稱奇，就說：「晚刻屈到敝署領教。」卞嘉再三苦辭，樂公定要留宿一宵。卞嘉推卻不過，只得許了。樂公回府不多時，差人請卞嘉父子赴席。當晚一飲達旦，卞嘉正欲告別，忽有外邊傳梆，差人報京中有緊急公文投遞。忙接送來遞與樂公。樂公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刑部尚書劉為，移文知會奉旨嚴緝左道惑民事。據平章盧杞所奏，逃犯三名，一李虛齋，係妖道，江西建昌人。一邵玉，係廩膳生員，本京集賢村人。一邵十州，係新科解元，即邵玉之子。三犯俱於八月二十八日齊逃出境。此乃欽犯，務在必獲。為此移文天下，凡州郡關津營汛，細加盤詰，拿住之日星夜解京，倘有容留，並縱逃脫，罪同本犯例斬，須及移文者。

樂公看畢，駭得目瞪口呆，半晌做聲不得。卞嘉不知就裡，問道：「樂盟兄，有何厲害事情，如此動神？」樂公喝退眾人，把文書遞與卞嘉。看了，就驚了如泥塑一般，卻與十州擬議道：「我平日從沒有個姓盧的冤家。就是父親官居四十年，也未曾有姓盧的仇人。」想了一番，猛然想著：「從前做撲蝶會時，有個姓盧的來拜，被眾人笑他醜陋，不終席而去，必是此人無疑了。」樂公連吁幾聲，競入私宅內去。十州道：「父親不必驚慌，前日李虛齋付我四個救急封兒在此，今日正是第一件難處的大事，何不拆一封來看。」忙向腰間解開汗巾，取一封拆開來看，卻是寸許長一幅素箋，上寫道：

樂公為兄作梅福，登舟可速至焦山。

卞嘉看完，暗自驚駭道：「李虛齋如何就曉得有樂公麼？」正在沉吟之際，樂公步出後堂來。見左右無人，對卞嘉道：「今日之事，甚是難處。救喬梓則禍在弟，為弟計則惠及兄，勢不能兩全。適與拙荆商量，萬無奇策，惟有挈家眷與兄偕遁為高。」卞嘉聽了道：「老盟台黃堂宣政，正在得意黃堂之時，奈何以愚父子自作之孽，遺禍盟兄。」樂公笑道：「盟兄之禍，不過與奸佞報施私怨，非出皇上之意。今日宵小盈朝，正賢人遁跡之日。弟棄此升斗，猶如敝履，寧忍聽兄受此奇禍乎？愚意已決，請勿再言。」卞嘉見他志決，方取李虛齋所授他的錦囊與樂公觀看。樂公道：「據李道兄這數，該弟為兄棄官了。」遂簽票出去，說本府要往焦山進香，速備大船兩隻，民壯三十名護衛，令家人收拾囊貲，將印綬帽擺在後堂，望北面辭拜謝君恩，就出後堂封鎖，隨同卞嘉父子並家眷火速登舟，兼程趕至揚州鈔關。關上見是鄰府太守坐船，不敢盤詰，關上放過。又行半日，就到瓜州。又值順風，扯起大篷，不多時至焦山腳下。忽見後面三四隻戰船，連聲吶喊，一齊追來。樂公卞嘉暗暗驚駭，忽見山上一人叫曰：「邵兄何來緩也？」卞嘉父子同樂公回頭一看，見是李虛齋，心中大喜。虛齋將手中羽扇望江連搖三扇，只見後面許多兵船盡皆退去，不得近前。遂跳上船來，將盧杞一席話說了一遍。

卞嘉問卞扇退許多兵船，是何來歷。虛齋道：「此必淮安軍門差來追兄與樂公的官兵。因吾兄拜樂公時，人已盡聞兄姓氏，今又同載而來。樂公官守在身，豈可擅離汛地？且又攜眷而來，動人疑心，自然將此情飛報上台，差兵追趕。」卞嘉又問道：「目下如何脫這虎口？」虛齋道：「弟有定計，已向東海龍王借得三刻神風，自然有處安身。但兄今日該骨肉相離，去此不遠亦自有安身之處，姻緣奇遇，卻在於此。但令郎若仍舊男裝，恐有人知。恰好兩耳有針眼，須扮作女娘，方可安身免禍。」就令十州去拜辭陸氏母親，遂取零碎銀子帶在身旁，灑淚分別。不一時，十州自頭至足改扮一個女兒出來，比真的佳人更勝十倍，連樂公看了也辨不出。

當下李虛齋口中不知念些什麼，忽然天昏地黑，狂風大作，舟中之人對面不見汝我。就此大風中，把十州忽然不見了。響了三個時辰，才得風平浪息，邵卞嘉等開眼一看，見兩船同泊一處，大已垂暮，隔岸是一條大江。因問虛齋：「此是何地？」虛齋道：「此是古豫章饒州府便是。」邵樂二人大駭道：「焦山至此，二千餘里，如何三個時辰就到了？」虛齋道：「兩兄洪福，貧道略施小術，所以到此。請少停片刻，弟上崖去找一個好友相迎。」虛齋去了半個時辰，只見一乘大轎，二三十火把來接兩家宅眷上去。走了一會兒，到一個所在，進了三四重門，進一重掩一重，到第五重，方有二個主人來接。卞嘉見了吃了一驚，原來是施弘德父子。他二人倒身下拜道：「若非恩兄昔日之情，愚父子枯骨已朽。」卞嘉謙說不敢，又與樂公相見。內裡姑媳也出來接了兩家宅眷入內。

是晚歡飲通宵，自不必說。飲畢，弘德便請邵樂二人同虛齋步入一個所在，卻是個人跡不到之所。原來施弘德是個有名財主，他的房屋深遠高大，卻又宅內靜處，開下六七間地窖，一般書房臥室與地無異，只有一處下去，是個神仙不知所在。樂公同卞嘉看了，虛齋道：「兩兄有此地容身，貧道就放心了。今且暫別，不時又來相探。」辭了出來，吩咐弘德謹慎，不可露出馬腳，「若有出頭日子，我自來報。」說罷飄然而去，不提。

卻說追卞嘉的船隻，是淮安軍門差來的。向日樂公攜家出境，就有人報知軍門，說有姓邵的同行。故軍門差人追趕。至焦山下，戰船被風吹開，過了三時惡風，船就不見了，只得回復軍門。軍門即時題疏。未知邵十州被惡風吹去何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